


山西

SHAN XI  
HU YUAN

王欣欣 著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山西

SHAN XI  
HU YUAN

王欣欣 著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 目录

序 .....	( 1 )
前言 .....	( 1 )
山西书院历史概述 .....	( 1 )
山西书院制度 .....	( 29 )
山西省各市县书院 .....	( 94 )
山西历代书院一览表 .....	( 251 )
参考文献 .....	( 260 )



## 序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元概念,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创造了各不相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关于文化的定义,据说国内外学者竟有五百多种,但至今没有一个被人们共同认可的科学界定。不过,有些学者认同这样的说法:“文化是人类有意识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制度与精神。”并认为这个定义有几个要点:1. 人类在蒙昧时期的创造也是文化,如旧石器。2. 自然界赐予人类的一切都不是文化,如山川土石。3. 非人类所创造的不是文化,如蜜蜂所建的蜂巢,猴子涂抹的图形等。总之,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东西,属于上层建筑部分。三晋文化,无疑属于中国地域文化的一种。三晋文化的研究,不但可以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资料,还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有关地区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状况和社会风貌。鉴于此,我们在1988年8月经中共山西省委批准成立了“三晋文化研究会”。这是一个民间学术研究社团,它肩负着“研究三晋之文明,创造未来之新风”的重任。二十年来,我们组织和团结了省内外一大批专家学者,他们辛勤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山西曾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书法家、画家、教育家、医学家、佛学家、目录学家、刻书家等,他们为国家的振兴、经济的繁荣、文化的

昌盛、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三晋文化是个博大精深的汪洋大海,倘若探求其真谛,把握不住它的渊源、主流、发展脉络及重要特色,就抓不住根本。概言之,它的特色有四:三晋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历史和华夏文明的变革发展,有其特殊贡献和独特作用,此其一;山西南北自然条件迥异,风俗习惯不同,在历史上又常常分属不同民族的占领、不同政权的统治,因而自有不同文化的发展融合规律,此其二;山西山川形势险固,东面以太行山与河北、河南为界,南面以黄河、中条山与河南为界,西面隔着奔腾不息的黄河与陕西相望,北面则与以万里长城阻隔的内蒙古为邻,其轮廓像平行四边形,素有“表里山河”之称,在全国省图中较为端庄。这种地理形势对三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产生影响,此其三;国保(宝)文物古迹为全国第一,现存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占全国的70%以上,戏曲文物占全国的80%左右,这也是一大特色,此其四。

古今中外,文化传统的源流路线和走向都是多元的,概莫能外。例如中国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就是与官学、私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模式,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中高等文化教育机构。它与官学、私学有质的区别,但又与历史沿革有相应的关联。它分别吸收了官学、私学的长处,在更高层次的教育、学术基础上,建立起具有教育与研究双重职能的机构。自从书院出现以后,我国古代教育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此,官学、私学和书院三者平行发展、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书院教育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教育制度,长期发挥其教育功能,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教学经验和方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者和其他人才,而且各时段、各地区和各书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山西书院显示出地方文化的历史特色。这些都是

应当总结和值得借鉴的。

过去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这些年来,由于省内外学者的辛勤拓荒和不辍耕耘,有关山西古代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但与全国其他地域文化研究相比,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宏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尚未满足需求,迫切需要对一些重大课题做出进一步的归纳、概括、总结和升华,由此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现在山西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王欣欣同志编著的《山西书院》正符合我们的要求。这部书的编著者很认真、很勤奋,自2005年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之后,她又在工作之余,积三年之光阴,查阅了全省几百种地方文献,完成了这部专著。此书共分四个部分:山西书院历史概述、山西书院制度、山西省各市县书院、山西历代书院一览表。对于山西书院的体制——包括概念界定、开办经费、管理方式、人员配备、教习生徒、藏书祭祀以及影响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应当说这部专著填补了山西书院研究上的不足,实属可喜可贺!

欣欣同志约我作序,我欣然应诺,谨以上述漫谈,权作为序。

2008年12月1日

于梅山塔下问龙堂

(李玉明 现任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会长,原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前言

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 1000 余年,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留下了充满人文气息的“书院文化”,至今仍令无数学者仁人无限怀想。

正是由于上述缘由,书院问题正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相继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使书院史的研究逐渐深入,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目前关于书院研究的著作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全国性的书院历史沿革和制度以及资料汇集的研究,一个是专题性地域性书院的研究。前者如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书院史》等。这些论著对中国书院的产生、发展、历史作用等,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论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书院史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后者比较少,有《白鹿洞书院史》等。山西省内研究书院的专著和论文有王志超的《山西书院史话》(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山西书院文化的历史流变》(《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3 期)、张捷夫的《清代山西书院考略》(《沧桑》1995 年第 2 期)。

通观当前书院史研究,以往的著作主要是就全国性书院进行了研究,而对专题性地域性书院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以往的研究主要针对书院发达地区较多,而对不发达地区书院的系统研究,至今很少。

□ 山西书院

山西书院对三晋文化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与积累作用,但是对于山西书院的研究甚为薄弱,既缺乏系统的梳理,也缺乏细致的考订,既极少微观钩沉,更未见宏观探讨,只是将山西的书院史简单地进行叙述,或对山西出现的书院进行简单的考证。而且全国性中国书院史论著对山西书院的情况只是概略而论,或付之阙如。因此,有必要对山西书院的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详细的研究,以补充山西书院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不足。这就是作者对山西书院史进行研究和撰写本书的初衷。

本课题为2007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整理完成后,感谢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会长李玉明先生的大力支持,并为本书作序;感谢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罗广德先生的全力支持和推荐,使本书能够顺利出版,使我有机会为三晋文化研究尽自己的一点微薄力量。

2009年3月31日

## 山西书院历史概述

山西书院在漫长而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屡建屡废,就有关地方志统计,山西历史上共有书院约 286 所,其中宋建 4 所,辽建 1 所,金建 4 所,元建 18 所,明建 85 所,清建 174 所。书院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宋、辽、金、元的滥觞时期;明代的成长时期;清代的繁荣时期;近代的衰败时期。而每一阶段又都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时期。由此可以看出,山西书院的发展沿革与山西的地域文化及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 一、唐代山西的书院

唐代有一些以个人名义命名的书院,它们大多是一些退避、隐居的儒家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他们建造房屋,收藏书籍,并在此读书治学,把自己的读书之所称为“书院”。在《全唐诗》中就可见以书院为题的诗十一首,其中有一首是杨巨源的《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据《虞乡县志·书院》记载:“费君书院,在永济县中条山太乙峰下,邑人费冠卿读书处。”费君书院是山西最早见于记载的书院。费冠卿其人未详,所建书院年代与具体情况已无可考证。还有唐宪宗时(806—820)介休绵山的静林书院,相传为唐令狐楚读书处。这两所称之为“书院”的地方,并不具有作为正式教育机构的书院的性质。也就是说有书院之名,而无书院

之实。

## 二、宋、辽、金时期的山西书院

宋代中国书院开始普遍兴起,确立了书院制度。各地书院相继而起。山西书院的创建从无到有,开始起步。宋、辽、金时期山西所建书院,见于文献记载的有以下几所,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辽代翰林学士邢抱朴在家乡应州所建的龙首书院和建于北宋靖康年间的雄山书院。

**应州龙首书院** 山西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所书院是龙首书院,为辽翰林学士邢抱朴在山西应州所建,开启了山西创建书院的先河。具体时间已无考(可能在统和年间)。邢抱朴,应州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辽代景宗和圣宗时期(969—1031),相当于北宋太祖到仁宗时期。保宁初年,邢抱朴在辽朝任政事舍人、知制造,后迁翰林学士,加礼部侍郎。统和四年(986),宋、辽雁北大战后,宋军撤退,辽圣宗命邢抱朴赴应州镇抚之……回朝后升任户部尚书,迁翰林学士,纂修《实录》。统和九年(991)奉命到南京(今北京)处理积案,回朝拜参知政事。枢密使韩德让推荐他巡视全国各地,考察民情,对地方官可全权升迁罢免。后因母丧辞官,屡经朝廷召用,又回朝任职,改任南京枢密使。死后追赠为侍中。邢抱朴的弟弟邢抱质亦在辽朝做官至侍中。兄弟二人皆为当时硕学之士,他们之所以才名卓著,是与其母亲的教导分不开的。邢抱朴母陈氏,少时即通经义,能吟诗作赋,人称“女秀才”。陈氏有六子,她亲自教子读书,后来“抱朴与弟抱质受教于母陈氏,皆以儒术显”。陈氏统和十二年(994)卒,死后赠鲁国夫人。应县城西南曾有“一经楼”,就是陈氏教子读书处。邢抱朴不忘母亲的教诲之恩,为追念母亲的功德,在家乡创建了一所书院,以应州境内最主要的山峰龙首山命名。龙首书院的创建,当

在公元 994—996 年间,时间正值辽圣宗之际,即宋太宗朝。值得注意的是,此书院虽为汉族大臣所建,但开了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书院之先河。

**夏县温公书院** 宋治平二年(1065),在京都知谏院为官的司马光归乡省亲,归京后仍牵挂家乡,特派人送回一笔银子建起书院,供家乡子弟就读求知。

**晋城古书院** 宋治平三年(1066),程颢为晋城令时建社学,亲教士民子弟句读,后人称为书院,地址在城北,此地今仍名书院村。

**平定冠山精舍** 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在平定西南 8 里风光秀丽的冠山,私人创办一所书院,名冠山精舍,延至金代。元初中书左丞吕思诚父祖数世读书于此。

**长治雄山书院** 宋靖康年间(1125—1127),长治建立了雄山书院(此时正是宋金交战时期,北宋徽钦二帝被金人俘往北方,高宗南渡建立南宋)。雄山书院在今长治县荫城镇雄山之麓,至今遗迹尚存,这也是现在惟一留有遗迹的宋代山西书院。

**浑源翠屏书院** 后金时期,金状元刘撝、右丞苏保衡在浑源州城南 7 里的翠屏山,创建了翠屏书院,并在此讲学。

**宁乡龙泉书院** 在原宁乡县柳林镇,据文献记载,金大定元年(1161)曾敕赐“龙泉讲院”匾额。

**祁县昭余书院** 在祁县城内,创办于金代大定年间,遗址尚存。

**绛县涑阳书院** 在绛县西 20 里横水镇,金大定年间邑人吕士俊创建,置经籍于院,来学者廩食之。乡里子弟从者甚众,金未废。

宋代山西地区还建有鹤山、稷山、柯山、濂溪等书院,由于战乱,多数书院都废弃了,也无史料记载可查。

**宋、辽、金时期山西书院的特点**

1. 山西宋、辽、金时期书院建设情况统计:辽代建1所,宋代建4所,金代建4所,共9所。这段时期山西与其他地区一样,书院建设从无到有,其中官办1所,其余为民办。说明官学是政府创办,而书院则是“乡党之学”,是贤士大夫留意于斯文者所建也。宋代的书院是民办主宰天下的时代,民间力量决定着书院的盛衰。

2. 据《中国书院史》记载,宋、辽、金时期,全国有书院515所,山西不足10所。山西书院的创建未能像全国其他地区那样普遍,数量不多,其原因有二:第一,山西地处宋朝北疆,是宋、辽、金频繁交战的前线和主战场,国难当头之际,兵刃交接之时,百姓流离失所,哪有心思办学?动荡的局势和频繁的战乱阻碍了山西文教事业的发展,使得山西书院的建设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第二,书院的创办主要靠理学家来倡导和推动,这一时期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后,理学家们纷纷南迁,客观上造成了山西人才的短缺,因而也难以大兴书院。

### 三、元代山西的书院

元朝统治者比较注意保护书院制度,下令各行省恢复书院建设,积极引导理学北传,兴建或支持一些著名学者、官吏设置书院,书院的建设在地域上也由南方向北方推广,以收聚人心,巩固其统治地位。此时,山西已由边陲变为腹里,社会环境趋于安定,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逐渐繁荣,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由于元朝书院保护政策的推动,山西书院的数量从少到多,不仅修复了长治的雄山书院和平定的冠山书院等一批旧书院,还新建了18所书院,形成了山西书院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这些书院的名字、所在地和创建年代见下表:

创建年代	公元	所在地	书院名称	附注
皇庆元年	1312	榆次县	源池书院	
延祐二年	1315	黎城县	沧溪书院	
至治三年	1323	夏县	涑水书院	旧名温公书院,迁徙重建。
泰定二年	1325	平阳府	晋山书院	
至顺四年	1333	闻喜县	董泽书院	
至正三年	1343	蒲州府	首阳首阳	
至正九年	1349	汾西县	凤池书院	
至正十年	1350	汾阳县	卜山书院	
至正十二年	1352	阳城县	泮宫书院	
至正十八年	1358	屯留县	藕泽书院	又名藕池书院
元中期	1331 - 1350	襄垣县	独立书院	
至正间	1341 - 1367	徐沟县	清泉书院	
至正间	1341 - 1367	陵川县	棣华堂书院	又名文忠书院
至正间	1241 - 1358	大同府蔚州	暖泉书院	
至正间	1341 - 1367	乐平县	松峰书院	
元	1279 - 1358	解州	裕斋书院	
元	1279 - 1358	辽州	紫金山书院	
元	1279 - 1358	太原	柳溪书院	

### 元代山西书院的特点

1. 元代全国共有书院 406 所,其中新建书院 296 所,山西新建了 18 所,在元代书院向北方推广发展的时间里,这里还是书院发展的边缘地区,数量虽不多,较之宋、辽、金时期已有长足发展,而且书院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为明清时期书院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2. 从书院的创建者来看,官民兼有,但民建书院占很大比例,说明元代山西书院作为一种私学组织,仍然依赖于民间力量得以保存与发展。

3. 这些书院在创建中,也曾得到了各级统治者的关注和支持,如卜山书院就由皇帝御赐匾额。沧溪书院由知县白谦创建并筹措经费,购置图书。平定冠山书院为吕思诚所建,并捐赠图书

万余卷,被称为吕公书院。

4. 元朝山西书院主要分布在太原周围和晋南、晋东南一带,正好契合了晋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

#### 四、明代山西的书院

##### 1. 明初至成化年间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和经济凋零,山西的书院不毁则废,书院的发展又一次停滞不前。明朝建立之初,随着封建集权统治的加强,明朝初期的文教政策的重点放在举办官学和提倡科举方面,对书院采取漠视的态度,朱元璋虽然曾下令修复山东曲阜尼山、洙泗两所书院,但只是尊崇儒学的一种表示,并非真正重视书院。明初洪武至成化(1368—1487)年间,官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相反,书院却处于沉寂状态,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书院发展缓慢,仅修复了平定的冠山书院,新建了6所书院:

创建年代	公元	所在地	书院名称	附注
永乐间	1403 - 1424	霍州	正学书院	原名霍州书院
宣德十年	1435	平定州	石楼书院	后改嘉山书院
景泰元年	1450	平遥县	卿士书院	
景泰间	1450 - 1456	永宁州	凤山书院	
成化元年	1465	襄垣县	神祠书舍	
成化二十二年	1489	榆次县	涂川书院	

##### 2. 弘治、正德年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渐将官方学校作为取得应试资格的场所,骛驰科举,不肯向心专学。一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者纷纷创建书院,讲学授徒,传承学术。明朝几个学派的大师,如曹端、薛瑄等人创办书院,进行讲学和研究,对山西影响颇大,促进了山西学术空气的活跃。弘治、正德间山西书院建设摆脱了百余年来的沉寂状态,开始复苏并逐渐进入发展高潮。在地方官的主持

下,山西修复了一些前代书院,如临汾晋山书院、蒲州首阳书院、黎城沧溪书院。同时又创建了一批新书院计有 14 所:

弘治年间兴建的书院(8 所)

创建年代	公元	所在地	书院名称	附注
弘治元年	1488	河津县	文清书院	亦名南书院
弘治二年	1489	偏关县	儋林书院	
弘治四年	1491	襄陵县	姑汾书院	
弘治五年	1492	荣河县	三凤书院	
弘治八年	1495	大同府	务学书院	
弘治十一年	1498	平定冠山	名贤书院	原吕公书院遗址
弘治间	1488 - 1505	崞县	石桥书院	
弘治间	1488 - 1505	絳州	崇理书院	

正德年间兴建的书院(6 所)

创建年代	公元	所在地	书院名称	附注
正德六年	1511	浑源	石溪书院	
正德九年	1514	吉州	文昌书院	
正德九年	1514	蒲州府	河东书院	
正德十年	1515	宁武府	宁文书院	
正德十二年	1517	蒲州府	河中书院	
正德中	1506 - 1521	解州	见山精舍	亦名五经馆

### 3. 嘉靖、万历年间

嘉靖时期,由于湛若水、王守仁的“心学”以及薛瑄理学一派,还有以吕柟为代表的关中之学等学派并存,学术大师四处讲学,刺激了明代的思想界,导致了思想的活跃,也带来了教育方面的变化。各学派都把书院作为传播自身学说的重要途径之一,虽然这类书院以讲学为主旨,但它们本身在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上,则与儒学教育殊途同归,因此也就得到了官方的赞同,极大地推动了各地书院的建立。使书院冲破沉寂,发展迅速,至嘉靖年间达到鼎盛。明朝统治者先后掀起了四次禁毁书院的运动,前三次运